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 红楼寻味

曾扬华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 红楼寻味

曾扬华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寻味/曾扬华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2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514 - 8

I. ①红… II. ①曾…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8547 号

---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粟 丹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李先萍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5 印张 4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教、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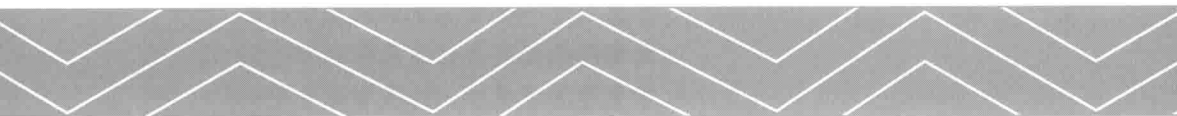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上编 红楼梦新探 .....           | 1   |
| “红袖”与“情痴”，爱情与政治 .....    | 3   |
| 从贾府的末世子孙看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 | 12  |
| 论贾宝玉的“疯”“呆”“痴”“狂” .....  | 22  |
| 论林黛玉的美 .....             | 35  |
| 论薛宝钗形象的艺术构思 .....        | 50  |
| 钗、黛十论 .....              | 65  |
| 论王熙凤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 .....      | 97  |
| 黛玉与妙玉 .....              | 122 |
| 元妃归省与袭人探母 .....          | 134 |
| 《红楼梦》对佛、道的批判 .....       | 141 |
| 《红楼梦》风格论 .....           | 153 |
| 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        | 169 |
| 《红楼梦》第三回人物出场的描写艺术 .....  | 178 |
| 《红楼梦》的对比艺术 .....         | 185 |
| 《红楼梦》描写眼睛的艺术 .....       | 193 |
| 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及评价问题 .....     | 203 |
| 论“脂批”的主要贡献 .....         | 216 |
| 下编 漫步大观园 .....           | 227 |
| 说不完的《红楼梦》 .....          | 229 |
| 《红楼梦》的“朝代年纪” .....       | 233 |
| 《红楼梦》是“淫书”吗 .....        | 235 |
| 瑶华为什么不敢看《红楼梦》 .....      | 238 |
| “魔魔法”与嫡庶之争 .....         | 240 |
| 在“虚热闹”的后面 .....          | 243 |

|                        |     |
|------------------------|-----|
| 为贾雨村说几句好话·····         | 246 |
| ——兼谈“护官符”              |     |
| 女性的颂歌·····             | 249 |
| 大观园在哪里·····            | 253 |
| ——“苇坑”站牌的启示            |     |
| 《红楼梦》的“楔子”——前五回·····   | 256 |
| 贾宝玉及其“狂”·····          | 259 |
| “怕读文章”与“杂学旁收”·····     | 262 |
| 宝玉出家·····              | 265 |
| 从贾宝玉与北静王说起·····        | 269 |
| 他为什么想杀林黛玉·····         | 272 |
| 且说林黛玉的“小性儿”·····       | 274 |
| 林黛玉与“戏子”·····          | 278 |
| 林黛玉的生日·····            | 280 |
| 林黛玉有“影子”吗？有几个·····     | 282 |
| 四只“凤凰”·····            | 285 |
| 从“红香绿玉”到“怡红快绿”的背后····· | 287 |
| “冷雪”与“热毒”·····         | 291 |
| 这，才是真正的薛宝钗·····        | 293 |
| 薛宝钗“总远着宝玉”吗·····       | 297 |
| 薛宝钗与郑恒·····            | 300 |
| 呆霸王的另一面·····           | 303 |
| 《红楼梦》里最奸巧伪善的人·····     | 305 |
| 王熙凤是何许人也·····          | 309 |
| 王熙凤的才·····             | 312 |
| 王熙凤和钱·····             | 315 |
| 王熙凤和洋货·····            | 319 |
| “癞蛤蟆”为什么“想天鹅肉吃”·····   | 322 |
| “老鸹窝里出凤凰”·····         | 324 |
| 是真名士自风流·····           | 328 |
| 一个“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 331 |
| 处在“槛外”与“土馒头”之间的妙玉····· | 335 |

|                        |         |
|------------------------|---------|
| 在“槁木死灰”覆盖的下面 .....     | 338     |
| “老祖宗”与宗法制 .....        | 342     |
| 贾赦和邢夫人 .....           | 345     |
| 话说周姨娘 .....            | 348     |
| 小红和贾府的大、小丫鬟们 .....     | 350     |
| 藕官与药官 .....            | 354     |
| 为什么要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 | 357     |
| 每个人物都是主角 .....         | 360     |
| 曹雪芹好说反话 .....          | 362     |
| “不见后文，不知此笔之妙” .....    | 365     |
| 不写之写 .....             | 368     |
| 言在此而意在彼 .....          | 371     |
| 一声两歌，一手二牍 .....        | 374     |
| “闲笔”不闲 .....           | 376     |
| “点睛”之笔 .....           | 379     |
| 后四十回、续书及其他 .....       | 382     |
| <br>后 记 .....          | <br>385 |

# 上编 红楼梦新探



（此处为正文内容，因文字模糊无法准确转录，仅保留可见的排版结构）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第二章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第一节 小说的叙事艺术

第二节 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三节 语言风格的分析

第三章 红楼梦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衰落

第二节 家族制度的崩溃

第四章 红楼梦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佛教思想的渗透

第二节 道家思想的体现

第五章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第一节 小说结构的严密性

第二节 诗词歌赋的运用

第六章 红楼梦的接受史

第一节 清代的评价

第二节 现代的评价

第七章 红楼梦的当代意义

第一节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第二节 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 “红袖”与“情痴”，爱情与政治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独有的“凡例”末尾，有一首大家熟悉的七言律诗：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谥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sup>①</sup>

胡适把此说成是“雪芹自题诗”，其实不然。因为在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诗上有批语说“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这就明显否定了前一首是雪芹的了。这一回共有三首诗，都有批语，有的还有几条，如果前一首七律是雪芹之作，又放在全书的最前面，很难设想脂砚斋们会不加批语的。曹雪芹在“第一首标题诗”中自称此书是“满纸荒唐言”，并“不愿世人称奇道妙”，那又怎么会在书前自夸为“字字看来皆是血”的“不寻常”之作呢？因此，它只能是批者的诗。当然就不存在有批语了。

唯其它是批者所写，又放在全书的开头，可以说是对全书的一个总评，因此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概观全部“脂批”，尽管批者对曹雪芹十分了解，甚至参与了一些创作活动，对全书特别在写作方法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批语，可是对该书的主题大旨却往往以唯心主义的梦幻观点来加以解释，这是“脂批”中的糟粕所在，这一首诗的前半部也明显表现了这种观点。所以，过去人们一般只注重该诗的末两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把它看成诗中警句，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这

① 本文中《红楼梦》的引文据“甲戌本”，“甲戌本”没有的文字参引其他本。本着尊重历史与作者的原则，引用文献除了改正错误外，尽量保持原貌。如那（哪）、他（她）、惟（唯）、顽（玩）、作（做）、混帐（混账）、原故（缘故）等，此不一一列举。

两句诗概括指出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并对它做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不可忽视；但我们认为此诗的颈联“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尤其重要。它对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可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它，因此有阐释一番的必要。

要理解此联的意义，先得从“红袖”与“情痴”说起。

“红袖”历来是用作年轻女子的代称，亦即《葬花词》中的“闺中女儿”。该词的含义，至今并无歧义。

“情痴”就颇为复杂了。现在不少人是把“情痴”理解为在男女爱情上表现得十分深沉的人，因而认为此诗联以“红袖”对“情痴”，不但字面不切，而且两个字的词性都对不起来，这样理解“情痴”，在一般场合下也未尝不可，但在《红楼梦》里是否合适就大可斟酌了。

“情痴”一词，可见于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纰漏》：

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这里描绘的“情痴”任育长，虽是一个美貌少年，但却不是一个风月场的爱情主角，而是一个政治上抑郁“失志”、行为异常、不合时宜的乖僻人，这就是“情痴”的本来意义。后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欧阳修《玉楼春》词所说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么，《红楼梦》中的“情痴”是否也是这个意思呢？回答是肯定的。在第二回，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大讲“正”“邪”二气：“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当这“正”“邪”二气狭路相遇时，“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

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

可见，“公侯富贵之家”的这种“情痴”，是秉承了“正”“邪”二气而生的。他“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可是“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远远超过众人。这种“情痴”是和男女风月之情毫不相干的。

贾宝玉正是那种“正邪两赋”而生的“情痴”。第三回他刚刚出场时，作者就通过黛玉之眼着力写出了他的“聪俊灵秀”：“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眉如墨画，眼似桃瓣，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面如敷粉，唇似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真是“生得好皮囊”。同时在他写的两首《西江月》中，却又说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从外形到行止都是一个发展了任育长那种特性的“情痴”。

《西江月》所描述的宝玉性格，并不仅是一般的个性与众不同，在当时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翻翻雍正的一些“上谕”，就会发现，他训斥他的一些政敌（主要是他的兄弟们）的罪行与劣迹，所用词语与《西江月》写贾宝玉的词语竟有惊人的相近之处。如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谕：“……允禔平日居心诡诈，行事乖张。”“……允禩狂悖已极。”<sup>①</sup>雍正十年（1732年）谕：“……允祉向来秉性乖张，器量狭小。皇考每言其不识忠孝大义。”<sup>②</sup>。对照起来一读就会明白，作者所写“古今不肖无双”的这个贾宝玉，就是一个政治上“狂悖”“乖张”“不识忠孝大义”（贾政甚至担心他将来会酿到“弑父弑君”的地步）的空前未有的叛逆人物，而不是一个迷恋于男女爱情的主角。

明乎此，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中所谈的某些“情”，并非仅指儿女风月之情，而常常是指有强烈政治内容的叛逆之情。

如警幻仙姑称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因为有了它，“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这种痴情的性质显然就富有政

① [清] 蒋良骐：《东华录》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

② [清] 蒋良骐：《东华录》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

治意味，它既是“天分中生成”的，那应该就是所秉那种残忍乖僻的“邪气”而使然的。

也因此，我们才又明白，空空道人为什么要变成情僧，为什么要将《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原来他是在“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又“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之后，深受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感染和启发，“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虽然他还是由“空”起，到“空”结，但却是经历过一番大的变化，体味到了“翻过筋斗来的”滋味，两“空”所含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改名“情僧”者，并非意图做一个违背佛门戒规的花花和尚，而是寓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政治情意。据此，则改此书名为《情僧录》也就十分自然的了。第一回写一僧一道“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甲戌本”此处有夹批曰：“奇怪，所谓情僧也。”可见批书人对情僧的理解也是着眼在这方面的。

作者的这种用意，除“脂批”外，还曾得到当时其他人的领会。永忠在《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诗中，称宝、黛二人为“两情痴”。他自称知“情人”，为之流泪者不是宝、黛的爱情悲剧，而是“几回掩卷哭曹侯”！显然，永忠作为雍正主要政敌之一允禩的孙子，他的身世经历是自然会令其把雪芹引为同类并深深领会到此书的真正含义的。所谓“不是情人不泪流”，亦即“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句也。如果《红楼梦》仅是一部儿女爱情小说，是不会在这种人身上产生如此大的艺术效果的。当然，在宝、黛二人身上，并不排斥他们也有儿女之情，只是作为“情痴”来说，他们还有比儿女之情更丰富、更重要的政治含义。

“红袖”与“情痴”的意义既明，我们就有条件回过头来看那对颈联了。“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就是说，读《红楼梦》时，不要只看到薄命女儿的悲伤眼泪，更要注意叛逆不肖者的抱恨情愫。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只看到书中的爱情悲剧，更要注意其中的政治内涵。显然，“红袖”与“情痴”都是人物，这就不但不存在“词性”不同的问题，而是对得极巧妙，十分含蓄蕴藉，是紧紧扣住了作品的思想内容的。

自然，我们所要阐明的还完全不在于这对诗联的对仗是否工整，更主要的还在于探讨它所表达的如何读《红楼梦》的一个观点。按照此联的

意思应该是，此书中既写有儿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又有叛逆者的政治悲剧。而一个“谰言”与“更有”就透露出了此诗作者对此二者关系的看法：前者不可忽视，后者尤其重要啊！

这种观点是否符合《红楼梦》的客观实际呢？这就牵涉到当前“红学”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了：《红楼梦》是写爱情还是写政治。

前面已经说到，在第三回当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一出场时，作者的两首《西江月》给读者介绍的就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内容的叛逆形象，而非一个爱情主角。直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以前，即差不多占前八十回四分之一的大量篇幅，基本上都没有多少宝、黛爱情的描写，作者的笔锋一直都在为开展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内容描写而布下一个深广的铺垫（它们本身当然也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内容）。如果此书只是写爱情，老实说，如此酣笔浓墨去写秦可卿的丧事以及元妃省亲等等，就实在没有那种必要。即使此后，对宝、黛爱情有较多的描写，而且成为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但在这同时，书中也还写有大量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奴隶们的反抗以及当时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它们当中有些内容固然与宝、黛爱情有着内在的联系（还不说孰为主次），但也有许多是不相干的，或者并非非写不可的。如果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则有些内容就不免显得枝蔓芜杂，“字字看来皆是血”“无一闲笔”之说就有点落空了。如果把它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宝、黛爱情成为此小说内容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全书的各种描写以及“脂批”等等的赞语就都好理解了。

爱情说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一部作品的内容与主题是和它的主要人物相一致的，而《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正是宝玉与黛玉。然而第一，“颦颦宝玉两情痴”，宝、黛作为主人公是反封建的两个“情痴”，他们反封建的内容虽然包括了爱情这个方面在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毕竟不是全部。尤其对贾宝玉这个形象，分析他反封建的意义，若只着眼在爱情上是远远概括不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的。第二，《红楼梦》这部不朽的杰作，它以成功地塑造了各阶层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为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主要人物不能说只有宝、黛二人。就拿王熙凤来说，能够说她不是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吗？把《红楼梦》看成政治小说，她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而且是不可少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她的成就以及作者花在她身上的心血，并不会少于宝，尤其是黛。而作为写宝、黛的爱情小说，她的意义与作用就要大大逊色了。而且在红楼的舞台